



第一編

被困的記憶

記憶的形式

1

記憶是可能的嗎？

一個人在可能的一側尋找路徑，同時在不可能的一側也尋找路徑。草色淒迷，風的銳響穿心而過，造成一種寒栗，俄頃消逝，不留星點痕跡。

銳響是真實的麼？寒栗是真實的麼？無論怎樣劇烈，都只在個人知覺裏漾動，既不能以實體顯現，亦不能量化，不能複製。因之不能證實，因之亦不能證偽。在可能與不

可能之間一片空濛，進而是更深的虛無——記憶，記憶又是什麼？

2

一張紙片貼着荒漠飄揚，在許多歲月裏。它假想荒漠上總該有眼睛——人的眼睛和獸的眼睛，識字的眼睛和不識字的眼睛，屬於這一種文字和屬於另一種文字的眼睛，有火焰的眼睛和沒有火焰的眼睛……眼睛和眼睛是不一樣的。火焰是一種記憶。識字是一種記憶。能讀某一種文字是在某一路徑上的記憶。

一張紙片飄揚的形式，是記憶的形式。荒漠有足夠多樣的手段將一張紙片撕碎，消解，何況荒漠之上還有足夠多的歲月。它掛在草莖上；它埋在沙丘裏；它因沙丘流徙而流徙；它在雨雪中濕了；它貼在岩石上乾了；它被鳥喙啄成條狀去築巢；它隨巢傾覆，沒進沼澤地；……

飄揚的狀態，是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狀態，既非有亦非烏有的狀態，而消解的力量卻是真實並強大的，因之零丁的飄揚終將消解為烏有。假如何其幸運，它恰巧遇到點燃它的眼睛，或者為它所點燃的眼睛，它就成了一個物證，一個存在，於是，它從個人的記憶變成共同的記憶。

3

社會學家哈布瓦赫（Maurice Halbwachs，也譯霍布瓦克）有專著《論集體記憶》，自然集體記憶才是社會學家可論的事情，個人記憶倘值得探究，只好歸入小說家言或精神病學之中。

哈布瓦赫認為，一組記憶就像是一座大廈的牆壁，這座大廈被整體框架支撐着，並受到相鄰大廈的支持和鞏固。我們的記憶依靠的是我們的同伴，是社會記憶的宏大框架。記憶需要來自集體源泉的養料持續不斷地滋養，並且是由社會和道德的支柱來維持的。只有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之中，記憶才是可能的，一些記憶才能使另一些記憶得以重建。

如此一座大廈以及周遭的建築群，應該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為歷史的東西。它巍峨矗立，不可搖撼，從牆基到塔尖，裏裏外外都砌滿了證據。

作為社會性生物的人，需要在社會中尋找生存的依憑；人的記憶也需要在他人那裏尋找依憑。構成牆壁，是一塊磚頭一塊磚頭的疊加，而不是水母、野蒺藜、雪花的疊加，為此需要在個人記憶中挑揀出與磚頭同質的部分，並把它們裁切成規則的形狀，刪汰掉那些異質的、異形的部分。

所謂刪汰，也就是遺忘和塗改，也就是否棄另一些證據，這是個人趨同集體的代價，個人記憶進入集體記憶的途徑。一座集體記憶的大廈，其起建本身，就是以遺忘、塗改和否棄為代價的。

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框架。那個如同神跡的框架，那個無庸置疑的框架。像我們無從選擇的社會，是先於我們而存在的；像不得不服從的權力，是高於我們而存在的。它具有天然的權威性與合法性，成為我們記憶的統治者。我們將獲得何等樣的一座大廈，我們將擁有何等樣的歷史，全都由那個框架決定了。單個人在那宏大的框架面前深感卑微，深感無力。

然而，那個框架是如何建立的？由誰建立的？根據什麼而建立的呢？

4

另一位社會學家康納頓（Paul Connerton）作出了自己的說明：「控制一個社會的記憶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力等級。」「至於社會記憶本身，我們會注意到，過去的形象一般會使現在的社會秩序合法化。」

因，或果。或者互為因果。

某種強力統治着我們的記憶，並從記憶深處統治着我們。

希臘神廟倒塌之後，留下一些廊柱，這叫遺址。遺址是記憶的棲身之地，流連之地，也是記憶的崩潰之地，散失之地。許多風化的故事流徙在風的道路，許多異域的故事伴同流沙遷來。故事和故事之間穿行着一些魂魄，更橫逸着永恆的空白。修復這些廊柱，進而循着這些故事修復整個神廟，那是重構記憶嗎？即便從前的廊柱仍在，從前的神祇到底被時間遮沒，到底是殘缺不全的。於是新起的神祇獲得遺址之時，更多地獲得了記憶的空白，空白極大地便利於神建構他的意志。

既然有廊柱倒塌過，消失過，也可以讓餘下的廊柱繼續倒塌，繼續消失；既然有廊柱缺損過，毀壞過，也可以重新再造更大量的廊柱；既然在曾經有牆基的地方找不到牆基石，便可以在沒有牆基石的地方放上牆基石；既然從前的神祇可以建造神廟，那麼今天的神祇也可以修改遺址。

為一個神祇的誕生，有時需要大洪水，有時需要地震，有時需要戰爭……有時卻只需要在一個無聲的夜晚，悄然挪動一下記憶的某些樑柱或某塊牆基石。

記憶是一條倒流的河，它以現在的基石為起點，向前回溯。因之記憶是一條迷失的河。

康納頓所指的「有組織的忘卻」和「有組織的記憶」都是真實的。在一次又一次挪動的基石上，神和人一次又一次重構歷史，而組織齊整的人們就一遍一遍地背誦這樣的歷史。

5

失憶是一種精神疾病，然而集體的失憶呢？

一個人忘卻了社會集體所要求於他的，他便是有礙社會正常生活的分子，是染病的分子，錯亂的分子。然而集體的共同遺忘卻從不被診斷為流行病。在精神疾患的診斷上，向來有一個多數的原則，正常——也即健康與否，總是以在人群中數量的多寡來判定的。多數人的狀態，便是正常的狀態；多數人的行為標準，便是健康的標準。因之，集體的失憶從不被質疑。不僅如此，它甚至就是社會的一劑鎮痛靈藥，一種傷口縫合術，平復術，用於重建社會的秩序和安寧。

作為社會不合時宜的纖弱神經，某些深為痛覺困擾的知識分子一再悲歎群眾的勢利，全無邏輯可循地突然倒向強勢的一邊。其實記憶也是勢利的，它同樣遵從人的合群的本能，附着於社會強勢的框架，在那裏尋求認同、給養和支撐。所以，哈布瓦赫說：「所以，他們會在與集體記憶演變相同的方向上，使他們的回憶發生屈折變形。」一旦黏附上集體

的牆壁，虛無的就變成實有的，飄渺的就變成確定的，無意義的點點滴滴便獲得了強大的意義。

風掀動流沙，像是一場合謀，滿世界是風和沙的嘯聲。沙粒和沙粒彼此相似，彼此跟隨，彼此依存，每一沙粒都是卑微的，弱小的，無辜的，然而它們競相捲入的沙之流是強大的，合群的本能是不能抵禦的。一夜之間，一個曾經巍峨的沙丘抹平了，另一個沙丘憑空矗立了。和平的遺忘，和平的重構，沒有一顆沙粒能在空白之地發出嚎叫，讓流徙的同類回望它們曾經高聳的位置，事實上也沒有坐標可以確定它們的位置。一顆沙粒，如果它活着，它的生活也是碎屑式的，不連續的，片斷與片斷之間沒有線索。

然而，總是有沙丘在夕照中起伏，鍍着銅的顏色，每一時刻看上去都是亙古不變的，這構成大漠永恆的景致。

匈牙利作家捷爾吉·康拉德（György Konrád）寫道：

今天，只有持不同政見者還保持着連續的情感。其他人則必須將記憶抹掉；他們不允許自己保存記憶，……許多人熱衷於失去記憶。

許多人，構成強大的社會集體，不合群的分子便是異變的分子，錯亂的分子，是社會的叛逆。人們需要忘卻最為痛苦的最為不堪的經歷，這是自我保護的本能。

由此推斷，記憶是一種精神疾病。

6

一個囚徒在牢獄裏敲牆，是為了尋找回應，為了尋找有共同境遇的人，是為了在隔絕之中尋找對個人生存的支撐，對個人記憶的支撐。孤絕的監禁切斷了生活所有的參照物，連時間也是沒有刻度的，沒有定向的，一切都在知覺與幻覺之間流轉飄移。隔牆的回應激起這一個囚徒的狂喜，當隔牆的叩擊聲傳來，他即刻辨認出生與死的分界，獲得了對自身遭遇的映證。

一個人獨自回憶起別人都不再記得的東西，一個人獨自看見了別人都沒有看見的東西，他就是一個死牢裏單獨監禁的死囚，一個被診斷為幻視幻聽的精神病患者，在他的囚室裏得不到隔牆的回應，在社會生活中也得不到回應。

童話裏說夢，為了證明夢非虛幻，每每讓主人公醒來的時候，手裏握着夢中所得的物什。這種夢所說的其實也就是記憶，這物什所比的其實也就是物證。一個物證在童話故事裏足以拯救一段記憶，然而現實生活卻比童話堅硬得多。即便是物證，身歷者從中看到是刻骨銘心無庸置疑的歷史，而旁人眼裏，又可以循邏輯理性結構出另一情境的歷史。甚至更將此物視同無物，因為這是孤證。對有權參與重構歷史的學者來說，孤證是不可以採信的。